

上河浪白

上河浪白

于 良 志 著

山 东 人 民 出 版 社

封面設計 王 珏

插图繪制 施 邦 华

白 浪 河 上

于 良 志 著

*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(济南經 9 路勝利大街)

山東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01号

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新华書店發行

*

書号: 1622

开本 850×1168毫米 1/32·印張 7 7/8·薄頁 8·字數 163,000

1959年9月第1版 1959年6月第2版

1959年11月第4次印刷

印数: 18,601—33,700

統一書号: T 13099·417

定 价: (6) 0.90 元

“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，有些地方已经到来，全国也即将到来。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，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。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，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。运动中免不了要出些偏差，这是可以理解的，也是不难纠正的。干部中和农民中存在的缺点或错误，只要我们积极地去帮助他们，就会克服或纠正。干部和农民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前进的，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。……”

（毛泽东：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”）

時間已經到半過晌，區委召開的鄉、村幹部會議才結束。人們喧嚷着，從會議室的大屋子裡涌了出來。

區委王書記，和一個長得又高又胖、看樣子約有五十多歲的老頭兒落在最後。他倆并着膀兒，說着話，從屋裡走出來。走到門口的階梯上，又不約而同的停下了。這時，王書記拍着那老頭兒的肩膀，以贊許的口氣說：

“啊，你真不愧為‘老革命’！”

老頭兒看着他，微微一笑。王書記繼續說：“馬列主義，有一條很重要的原則，那就是從實際出發。這個，毛主席也經常的教導我們；尤其這合作社，是個新的工作，那步子，千萬不能邁大了。合作社裡的各種辦法和制度，都必須根據各村和各社的具體情況來確定。哦！那麼你們試算試分，是照着什麼比例來算的？”

“這個，”老頭兒急忙回答說：“還是照着原來的規定，土三勞七。不過，這不成問題，我們的會計很能幹，叫他更改過來，也不費事。”

“好。”

王書記剛想挪步，可是那老頭兒，又靠前一步，皺着眉頭說：

“可是，这个認識，还很不統一……。”

“怎么？誰……？”

“別人都還不成問題，就……”老头儿低下了头，脸上突然添上了憂慮的色彩，猶豫了半天才說：“就怕咱區上的趙同志也不贊成。這……。”

“哦！”王書記聽到這裡，才松了一口氣，表示出毫不在意的樣子，并搖著頭說：“小趙呀？你不要管他，等我個別的和牠談談。”

“若這樣，我敢說，那再就沒有問題了。”

老头儿很自信的摆着手，滿意的走去了。

王書記在那裡點上一支烟，眼睛直盯着那老头儿的后影，脸上也流露出一種從容、愉快的微笑。

這時候，區幹部們，都去吃飯去了。王書記的肚子，也餓的“咕嚕，咕嚕”的亂叫喚，他覺着身上疲勞的了不得，好象連走到伙房的力氣也沒有了。

一連開了兩天的幹部會，今天上午，他又傳達了縣委“結合秋收秋種，發展整理農業生產合作社”的報告；啊！還不止這些，自從進入秋季以來，哪天還不是這樣呀：會議、檢查、匯報——會議、檢查、匯報……。

他走回區委會的辦公室裡，坐到一把木椅上，把身子靠在上面，閉着眼睛，看他那疲勞的樣子，恨不能在這兒睡上一覺。

但是，當他想到這次會議的收穫時，他的精神又突然振作起來了。因為作為一個領導，一個區委會的書記來說，這副担子的沉重，他已經有了深刻的體會；尤其是在這秋季生產極端繁忙的

季节，如果现在不把工作抓得紧，把秋收秋种及时的完成，那到秋后再有了别的任务——据王書記看来，这已經成了規律，冬天还一定会有整党、参军或支援解放台灣等大的政治运动——那就要被动了。因此，他觉着，在这个时候来召开这样一个检查工作的會議，把工作抓紧一下，还是十分适时和必要的。想到这里，他兴奋起来，睁开了眼，那身子也緩緩的从椅子上抬起来了。

这次會議上反映出，各村的农民，要求办社的劲头很大，有的已經搭起了社架子，有的想把几个小社，合并为一个社，还有的酝酿着秋后要办高級社……。啊！运动到了这样的火候儿，领导上的責任，是多么重大呀！一不小心，就要出大乱子……。

这时候，他的精神更紧张起来了。他認為羣众这样的热情是好的，但根据这区里的实际情况來說——已經做到了乡乡有社——今年秋天的发展，必定要小心、謹慎，如果一松了手，发展多了，不能巩固，就会重犯冒进的錯誤。因此，他也就更觉得，針对着这种情况，他所采取的办法——在这會議上，他把县委报告中的发展合作社那部分，只簡略的讀过去，又提出各乡要大力压缩一下新社的数目字，对老社里面一些問題的处理，也不要走的太快，并結合着把“稳步前进”的方針，作了充分的說明和強調——是完全正确的。

一个农民，会因为种出了一块好庄稼，而兴奋得睡不着觉。如今王書記，也因为工作上采取了正确的措施，精神突然振作起来了。

疲劳已經逃脫了。现在，他觉得渾身是劲，就象刚睡过觉才起床的滋味，連肚子的飢餓也早忘掉了。

炊事員已經來催過他好幾次，叫他去吃飯，可是現在，他怎么能顧得吃飯呢？他要趕緊的寫出一份關於秋季工作的貫徹情況的報告來，以便讓今天去縣委的交通員，早早的帶上去。

他從抽屜里，找出了公文起草紙，兩手按着腦袋，又稍微考慮了一下，就拔開鋼筆，在紙上寫道：

“我區於九月二日，召開了鄉、村幹部會議，主要檢查秋季工作的貫徹情況。從匯報中看，前階段的工作，雖然還存在着一些缺點，但成績是基本的……”

寫到這裡，他忽然抬起了筆。想想這不是太老一套了嗎？每次的報告，幾乎都寫“成績是基本的”；他又想：事實就是這樣嗎，這又有什么不好呢？所以他又接着寫：

“比方在老社方面，還沒發現什麼壞的情況，有些小問題，都可通過協商，獲得解決。如：……”

“要找一個具體例子！”王書記馬上想起了勝利莊上的農業生產合作社。因為這個合作社，自成立以來，區委就認為是搞得不錯的；評定合作社的主要標準，那是要看它種的莊稼好壞，勝利莊上這個合作社，莊稼不但長的比單干農民好，就是那些鄰鄉的合作社，也沒有一個趕上它的，所以每次區委向縣里寫報告，都總是願意從這個社里找好的方面的例子。

王書記翻开了他的筆記本，找出了勝利莊上的村支部書記老革命在會上的發言記錄。那上面寫着：

“勝利莊上的秋收秋種準備工作，正在進行，試算試分的賬目，也快弄好了……”

王書記看了這些，可又聯想起一件事，那就是散了會，走到

門口，勝利庄上的村支書老革命向他請示的那個問題。他說：在這些日子裡，社裡有些人反映，原來規定的土三勞七的分紅比例，土地太吃虧，要求改為土四勞六，或者改成土勞平半。他還說他基本上是同意這個意見的，並舉出了好多原因：如勝利庄上的土地少，勞力多，不同於一般的村，再說他村裡現在的中農多，貧農少，為了團結大多數，也是應該這樣做等等。

王書記當時就想：老革命提的這個意見，是很好的，這不是正符合我在會上強調的那個精神嗎！所以他當時就對老革命稱贊了幾句。

現在，王書記想把这些，再加上他自己的認識和看法，寫到報告裡面去。可是，他又突然想起了小趙來。

小趙，是才從縣委派來不久的一個新幹部。對小趙的情況，王書記還不大很了解；不過，王書記現在立刻想起，在前幾天的一次學習討論會上，不知為一個什麼問題，他和同志們爭論的臉紅脖子粗。從這裡，他就隱隱約約的感覺：這青年是有点個人英雄主義吧！再想起剛才老革命談到小趙時，那樣擔心的表情，王書記也真怕小趙在外面，給區委惹出亂子來，他想要趕緊和小趙談一談。於是，他便向來催他吃飯的炊事員說：

“你去把小趙找來！”

“哪個小趙？王書記，是趙志堅嗎？”

王書記點了點頭。炊事員走去了。

一会儿，小趙就跑來了。

這小趙，可真是一個活潑亂跳的小伙子，他長着一雙烏黑的大眼，他那靈活的眼神上，還帶有一些真稚的孩子氣。他和王書

記比起来，真象是两个种族的人儿：王書記是又高、又胖、又大；而小赵却是又矮、又細、又瘦。現在，他們两个站在一起，就好象一头死板的老公牛，跟一头活泼的小犢儿似的。

虽然在职位上，王書記可以直截了当的向小赵提出什么指示，甚至批評，但平日，王書記还不大习惯这样簡單化的做法，又加上小赵是才来的一个新干部，所以尽管原来王書記对他的印象不太好，但他还总要考虑考虑这个問題應該怎样向他談話。所以小赵进来以后，王書記还老是背着手，低着头，在地上来回的溜达着。

小赵是一个急性子，他見王書記把他叫来，老是不說話，心里非常着急，便問道：

“王書記：您叫我有什么事？”他接着猜問道：“是要我談談胜利庄的情况嗎？”

“是呀！”王書記也就此答应上来。他又重新坐下来說：“你談談吧！”

小赵在他对面的一个凳子上坐下后，才說：

“胜利庄上的秋收秋种准备情况，老革命在会上談了，就是那样。可是在合作社里，还是有些問題的：在吸收新社員和动員减少大块自留地上，都有不統一的意見；特别是前天晚上，召开了一个村支委会，專門討論了分紅比例問題。会上，以社长紀常胜为首，提出还按照原来的社章三、七分，他們說只要多向社員們做些宣传教育的工作就行了，他們还主张要积极爭取早些废除土地报酬，走上高級合作社。我覺着这些意見很好，很正确。可是，老革命坚决不同意，他主张一定要把分紅比例更改一

下……”这时候，小赵的情绪，竟有些激动，他从凳子上站起身来，说：“我觉着老革命这个意见是不对的，这完全是一种资本主义思想在支配着他，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，合作社的分红比例，在咱们这样地广人稀的地区，一般的应该是……”

“同志，我希望你谈的简单些！”

王书记听小赵谈的越来越不对头，早就听不下去了。这时，他又重新在地下走起来，一边还说：

“同志，不要忘了一般就是一般的，可是具体做起来，要根据各个村里的不同条件呀！”

“这当然对了。不过，就拿这胜利庄来说，它有些什么特殊条件呢？”

小赵这样的反问，完全出乎王书记的意料之外。这在王书记的心中，更进一步证实了他原来对小赵那“英雄主义”的印象，是十分正确的。因此，他的脸也立刻变得很不好看，转回身来，向小赵气势汹汹的质问道：

“那么老革命主张更改分红比例，他还有理由吧？”

“他说的那些理由，我认为都是借口。老革命这个人……”

“好！”王书记打断了小赵的话。他抓住了小赵的弱点。说道：“你就先来谈谈老革命这个人吧！”

小赵一时摸不透他的意思。停了一会儿，才说：

“关于老革命这个人，别的情况，我还不大了解，可是我觉得他在这个问题上，他的思想是错误的。”

王书记这时，却又立刻变得温和起来，他就象一个慈母对待犯了错误的孩子那样，走过来拉着小赵的手，说：

“青年同志，我劝你还是学得老練些吧！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，也是这样，看問題往往很片面。当然了，这个也不能怪你，这是个認識水平問題。毛主席有一句話，叫‘不了解情况，沒有发言权’，我不客气的說一句，你到这区来，時間还不长，关于胜利庄上干部的情况，你了解的还不多。”

这时，他从布兜里掏出烟盒，从容的抽出一支烟来，点着火，吸了两口，又胸有成竹似的說：

“你不是不了解老革命的具体情况嗎？好吧，我就給你簡單的介紹一下。”他在椅子上坐下来，又深深的吸了一口，吐出烟去，用手弹着烟灰，說：“老革命，原叫陈永进，就因他参加党很早，人們尊敬他，所以都叫开了这个光荣的外号。他不但在胜利庄，就在咱全区來說，也算得起一个老同志。自从我調到这区来，哦，还早呢，据說在日本投降以前，紀常胜他父亲被鬼子杀了以后，他就担任村支部書記，那大概是一九四四年吧！你算算，今年已經是一九五五年了，这不是十一年多了嗎！在过去的抗日战争、减租减息、土改复查和解放战争中，他都經得起考驗，站住了脚，現在，在这和平的日子里，我們还有什么理由去怀疑他呢？对啦，也許有人会說，受得住战争考驗的人，也不一定能受得住和平环境的考驗。这样的說法，我也不反对。可是，我們就看看老革命現在的工作吧！村里的合作社，也是以他为主組織起来的。”說到这里，他又突然提高了声音：“就是說他对分紅提的这个意見吧，我个人認為，也是没有什么問題的，这样的做法对团結土地較多的农民來說，还是有好处的。同志，不是有好多社員也拥护他的意見嗎？不問实际情况，不管特殊条件，只強調一般

呀……上級的規定呀！哦，那些……那都是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！”

說到这里，手中的烟頭，大概已經燒着手了，他將它狠狠的扔在地上，又用腳搓了搓。據他的經驗，一般的人，在他這樣耐心的說服下，就應該有些覺悟了，應該虛心的檢討，承認自己原來的認識不對。但他現在還沒聽到小趙這樣說，他抬起頭來，看了他一眼，只見小趙還呆坐在那兒，鎖着眉頭，默不作聲。看他那表情，還象有點不大服氣的样子。這使王書記越發生氣了。於是他又說：

“當然啦，我的水平也不高，我在这区待的時間也不長，我的認識……”他又突然提高了聲音：“可是，对于這一般鄉村幹部呢？我還是比較了解。你不是說紀常勝的意見對嗎？對他，我還是比較熟悉的：在抗日戰爭中，他还是小孩子；在解放戰爭中，他雖然也有過功績，可是，那是在別人指揮下他做的，他不但沒有領導一個村的工作經驗，哦！就連一個家他也沒當過呀！雖然說他年輕，接受新事物有時也可能快些，可是他心里有個什麼數？所以我的結論是：我們在这村里的工作，只有依靠老革命才放心，不能跟着紀常勝他們跑。”

小趙听后，站起來直搖頭。他想起自從他到勝利庄工作的這些日子裡，紀常勝給他的印象是多麼好呀！他工作上積極、負責，拿着大家的事兒很上心，干起工作來，大公無私，泼泼辣辣，那股勁兒就象頭小牛似的；在村里和羣眾啦起來，都說紀常勝公道能干。想起這些，他對王書記的說法，怎么能接受下來呢？

“不，王書記！”小趙說：“你这个說法，我是不同意的。对于

紀常胜这个人的認識，我完全相反，我覺着他的覺悟很高，他是全心全意的為大伙着想……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！咱們扯的太遠啦！我們又不是要給他們來作鑑定、下結論，個人還可以有個人的看法。”

王書記覺着，和小趙再爭論下去，實在無聊，就好像老師跟小學生來強嘴似的。

“好吧，你的意見，還可以保留。”王書記拾起了鋼筆，但他卻又嚴肅的說：“不過，回去可要堅決貫徹區委的意圖。這個合作社，在咱全區來說，是辦得較好的，從春天成立起來，一般的還沒出什麼大問題，這樣就更得慢點走，千萬不能冒進，半途搞垮了它！”他把身子伏下去，寫了一個字，又抬起頭來說：“說實話吧同志！我們所以把你派到勝利莊，就是因為那村有老干部，合作社里也沒有什麼大問題；而你呢，以前只是給縣委書記當通訊員，沒做過實際工作，給你個機會，好好去學習學習。哦！我還是希望你好好考慮一下我的意見，青年人如果不虛心，那可是十分危險的！”

2

紀常胜自己很奇怪：為什麼自己越來越離不開家了？他想起一九四六年和一九四七年，他才十八、九歲的時候，參加了子弟兵團或出民工抬担架，年兒半載的在外面活動，那時並沒感覺怎樣；可是現在，已經是二十七歲的人了，離村還不到兩天，就急着想跑回家去看看。

王書記宣布散会后，他什么也沒顧，出了大門口，就迈开大步，飞也似的向回走。脑子里面乱得很，一会儿想到社里的秋莢該透得什么样了？一会儿又想到社里的麦种是不是凑集起来了？想起了上午王書記的报告，談到县委关于积极办社的指示，他的情緒高涨起来，脚步更加快了。但再想起社里的試算試分、发展新社員和勁員社員减少大块自留地等問題，他又冷靜下来。

白浪河畔的平原，长着一片茂盛的庄稼。公路旁边的高粱，那叶儿都象长蒲扇，穗儿都有洗衣服的棒槌大，被那火紅的太阳一照，穗穗都发出耀眼的金光。谷子、黍子和稷子，也都长得象那戏台一样，茁壮而整齐。一陣陣的秋风，把各种谷物的香气，送入行路人的鼻子里。

紀常胜看看路旁的谷穗下垂了，高粱也在歪着脖儿晒米啦，秋收眼看就好开始了。于是，他把思想又完全集中到社里的試算試分問題上。他想：如果現在不把这工作抓紧，把各戶大体的分粮数早早公布下去，那发动社員积极的投入秋收秋种，說服社員拿出过多的自留地和吸引农民入社，将都要失去力量。但要公布，又牵联到土、劳的分紅比例問題，有的人死坚持要更改，这怎么办呢？还是照前天晚上，会上最后研究的办吧，照着原来的比例数公布出来，看大家有什么意見？社員們看看自己分的粮食，不少于他原来单干打的粮食，也許他們就不会有意見了吧……。

想着，想着，抬头一看，已經走到离胜利庄只有半里多远的白浪河了。

这白浪河，寬窄有好几丈，象看不到头的一条白帶子，它从胜利庄的东南面流过来，又向西南方向伸展下去了。滾滾的河

水，掀起片片的白色浪花，并发着“嘩啦，嘩啦”有节奏的声响。河的两旁，都筑着又高又宽的大坝，坝上布满着叶子已经变成了淡黄和浅红色的树木，和那长的极其美丽的野花和杂草。树木中以垂柳为最多，而且只有它长得最幽美，一棵棵就象一些刚洗完头发的少女站在那里一样。你到了这地方，就好象进入了一幅美丽的风景画的里面。河中间，有一条木桥。但是纪常胜没有走在桥上走，他脱掉了鞋子，挽上了裤腿，走进那清得象玻璃一样的河水里去；河底下的砂子，一颗颗都看得清亮。啊！秋天的河水，是多么使人舒服呀！不凉也不热。纪常胜大步的在里面划着走，把周围的河水，都激起了道道的波浪。走到河的中心了，这是整个河水的激流，河水流的又急又响，纪常胜用腿一划，那水花都能飞溅到脸上。

“真不知为什么，我怎么这样喜欢水呢？”他想。

这一刹那，他想起了，在他的童年，时常的和其他孩子们，脱得浑身一丝不挂，跑到这白浪河里来洗澡、来游泳、来打水仗，他是最愿意跳到这激流里，来回的、返转自如的游泳。今天，他才发现，在自己身上，还多少带有些孩子气，看到了这豪放、畅流的河水，就象一只干渴了的小牛不肯离开河边一样。

也在这一刹那，他想起过去村里的老人们，传递着白浪河的许许多多的神奇故事：有的说这河里有龙王，哪里一伤害着它，它就发水淹人，所以胜利庄的前身原来叫龙王庙；听说就是那时候，人们害怕水灾，在河旁修了座龙王庙，每年到了夏天雨水多的时候，人们就打锣敲鼓、杀猪宰羊，成群结队的来祭拜龙王。又说现在村里被斗的地主周大海的老祖宗，就是当年在这里看管

庙堂和庙田、接受香纸钱的人，后来有些远处逃荒的人，便投奔这龙王庙，给他耕地种田。据说纪常胜的老爷爷，当初也就是这样，一担筐挑着孩子们从远乡来的。从那以后，人越来越多，便建立了一个村子。

自从解放后，人民政府才帮助农民筑起了一道大壩，人们才真的不受白浪河水的害了。这有什么龙王呀？纪常胜继续想：今后生产发展了，还一定要好好的利用利用这条大河。他脑子里，立刻回忆起有一次到县上去开会，看了一场电影，那上面有一座水力发电站。这时那发电站的形象，便出现在他的脑子里。一定争取早一些在这河边上建立起一个发电站来……。他一边这样想，一边走上了河滩。他正要低下头穿上鞋子，到西洼去看看合作社里的庄稼，忽然从西边的垂柳行里传来了尖脆的女人声：

“纪——常——胜——！”

他抬头向西边一看，只能看到一排黄绿的垂柳，什么人儿也没看到。但他再向那壩上看一眼，在那小柳树枝上，晒着几件他所熟悉的花衣裳。

“啊！是她！”

纪常胜飞也似的向那跑去了。他远远的就从那垂柳的缝间，看出了莲子的身影来。

这莲子，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姑娘，身个儿不高不矮，也不瘦不胖，长得非常俊俏；圆圆的脸儿，被这清清的河水一映，那腮上的颜色，显得又红又亮，一对水凌凌的大眼睛，骨碌碌直转；头上扎着垂到腰间、墨黑的两个大辫子，在那辫子梢上，还用彩色布条，打着鲜艳的蝴蝶结儿。她上身穿着一件红花的右襟夹袄，下